

# “爱 V 不 V”结构的语篇分析

吴 爱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6)

**【摘要】**本文以“爱 V 不 V”结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它在语篇中所包含的两种意义及其不同语篇意义下的语篇衔接手段。其中,省略作为主要的衔接手段,决定了它非正式的文体特征和独特的语篇认知推理模式。

**【关键词】**爱 V 不 V; 语篇衔接; 省略

**【中图分类号】**H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1-0010-05

## 1. 引言

在日常用语中,“爱 V 不 V”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口语句型。它紧缩精练的篇章结构,丰富的语义和语用特征,使其具有独特的语篇意义,并频繁出现于生活及文学作品里。例如:

①杜梅:“爱打不打(饭),不吃也可以”。(王朔《过把瘾就死》)

②跟你说,回头当着北京市局的人,咱们可别没鼻子没眼的,拿责任不当一回事,叫人家看着不成样子。我把话说了,你爱听不听!(海岩《便衣警察》)

③我的嘴一路上就没闲着:“管他呢,爱种不种,赶明儿都变成碱疤拉,才好呢!”(陈放《白与绿》)

④孙太太爱理不理地应了声。(钱钟书《围城》)

⑤他老是对人爱搭不理,真让人搞不懂。(钱钟书《围城》)

以上的例句都是“爱 V 不 V”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结构形式在进入语段后会产生一定的语义变化。正如一个单词在不同的语境里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一样,一个句子在话语篇章中也可以根据语境和语篇结构的不

同而产生不同的功能和含义。由此,我们通过分析“爱 V 不 V”的不同语篇意义,来展现其独特的语篇魅力。

## 2. “爱 V 不 V”结构的语篇意义

通过分析和比较上面的例句,我们可以推断出“爱 V 不 V”的两种语篇意义。

推断 A(爱 V 不 V<sub>1</sub>):V<sub>1</sub>与 V 同形,即嵌入的是同一个动词。如:爱来不来。例①、②、③中的“爱打不打”,“爱听不听”,“爱种不种”均属于此类意义。它表示的是“如果爱……,那么就……;如果不爱……,那么就不……”的推断意义,并且带有说话者对听话者某种程度上的蔑视语气。由此可以得知,“爱 V 不 V<sub>1</sub>”实际上是由两个表示假设关系(如果……就……)和一个表示选择关系(爱或者不爱)的多重复句紧缩而成。

推断 B(爱 V 不 V<sub>2</sub>):V<sub>2</sub>与 V 可能同形也可能不同形,即嵌入的是同一个动词,如例④“爱理不理”(V<sub>2</sub>与 V 同形);或一个意义与其相近的动词,如例⑤中的“爱搭不理”(V<sub>2</sub>与 V 意义相近)。与上面不同的是,此时它所表示的是“像是……又不是……”的意思,是一个联合结构。如下图:

	形式	结构	意义
推断 A	爱 V 不 V <sub>1</sub> (V <sub>1</sub> =V)	紧缩结构	如果爱 V, 那么就 V <sub>1</sub> ; 如果不爱 V, 那么就不 V <sub>1</sub> 。
推断 B	爱 V 不 V <sub>2</sub> (V <sub>2</sub> ≈V)	联合结构	像是 V, 又不是 V <sub>2</sub> 。

收稿日期:2006-12-11

作者简介:吴爱(1983-),女,湖南新化人,硕士。研究方向:语篇分析。

⑥今天晚上首都演《生死恋》，咱们看去吧——什么，你要做功课？爱来不来吧，反正票我已经买了。<sup>[1](P94)</sup>

⑦陌生人坐在那儿，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菜谱，爱看不看地翻了翻，说：“你们这儿又什么才最好？”<sup>[1](P94)</sup>例⑥中“爱来不来”表示的是推断 A “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别来”的意义，并且包含了说话者对听话者推搪之语的不满情绪。而例⑦中的“爱看不看”则属于推断 B 中的“似看非看”的意义。

### 3. “爱 V 不 V”结构的语篇衔接

“我们通常用语篇来泛指一个完整的语言材料，它可以是一句问候、一次谈话、也可以是一张便条、一篇报道、一部小说……语篇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须合乎语法，并且语义连贯，包括与外界在语义和语用上的连贯。”<sup>[2](P7)</sup>“爱 V 不 V”这个句式，以其独特的篇章组织手段，不但在语义上连贯，而且在语用上也表现出了其独特的功效。下面我们就其典型的语篇衔接手段进行分析。

#### 3.1 省略衔接

“省略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它的使用是为了避免重复，突出主要信息，简化表达程序，增加语言效果。它以较少的词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可以说是语言交流的捷径。语篇分析时，省略在句子中所起的纽带作用是不容忽略的。”<sup>[2](P109)</sup>“爱 V 不 V”，这个四字构成的常用句型，由于高度地精简省略，使句子的多层次性难于一目了然。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省略衔接所体现的各个方面。

##### 3.1.1 联接词的省略

根据推断 A (爱 V 不 V<sub>1</sub>)，将“爱 V 不 V”看成“如果爱……，那么就……；如果不爱……，那么就不……”那么例⑥中“爱来不来”则可以理解成：如果爱来就来，如果不爱来就不来。

那么“爱 V 不 V”作为这么一个高度紧缩的句子，不但省略了两个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如果……那么……”，而且还省略了这个两个假设复句间的选择关系连词。

再看推断 B (爱 V 不 V<sub>2</sub>)，“爱 V 不 V”的含义变为“像是……，又不是……”所以例⑦中的“爱看不看”则可以理解为：像是看，又不是看。

在这个表示并列关系的联合结构中，并列联词

“……又……”同样被省略掉了。

##### 3.1.2 小句的省略

小句和多个小句省略最常见于以肯定词或否定词回答的句式<sup>[3](P82)</sup>。然而在“爱 V 不 V”句式中，小句的省略并没有出现在这个表示回答的句式中，这就是它在句法上的独特之处。推断 A (爱 V 不 V<sub>1</sub>)中，前半部分的“爱 V”只是一个动宾短语，它是假设关系中的前一分句，而后一分句“就 V”被省略掉了；而后半部分的“不 V”只是一个动词短语，它前面省去了表示假设关系的前一分句“如果不爱 V”。

在推断 B (爱 V 不 V<sub>2</sub>)中，小句省略的情况并未出现。所以说来，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下，所表达的意义不同，连结手段亦然。

#### 3.2 词汇衔接

##### 3.2.1 词汇重复

词汇衔接中最直接的方式是具有同样语义同一形式的词汇在同一语篇中重复出现<sup>[3](P115)</sup>。在推断 A (爱 V 不 V<sub>1</sub>)中词汇的重复出现则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的两个 V 字，嵌入的是同一个动词，并且都是单音节动词。如例①、②、③、⑥中的：爱打不打，爱听不听，爱种不种，爱来不来。同一动词的反复出现，即加强了句式，也加强了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 3.2.2 词汇的相似性

词汇相似性中的同一性和近同一性，即具有同样意义或相近意义的不同词项之间的接应关系<sup>[3](P118)</sup>。推断 B (爱 V 不 V<sub>2</sub>)中，V<sub>2</sub>要求嵌入的是一个与 V 意义相同的或相近的动词，如例④中的“爱理不理”，例⑤中的“爱搭不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例⑤中的“爱搭不理”，作者先用“搭”，再用了“理”，由于“搭”“理”本语义相近，又经常出现于同一个语义联想场中，有助于语篇理解上的连贯。

#### 3.3 同构关系

“爱 V 不 V”句式中，由于精省的结构，使我们很难做出结构上的分析，但是通过对它的两种推断意义的分析，可知句子间存在着同构关系。

推断 A (爱 V 不 V<sub>1</sub>)：如果爱……，那么就……；如果不爱……，那么就不……。显然句子不但结构相同，而且在语义上可以互补。

推断 B (爱 V 不 V<sub>2</sub>)：像是……又不是……。也同样结构相似，并且语义上互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爱 V 不 V”与所有语言单位一样，结构和意义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有什么样的结构，便决定了有相应的意义；表达什么样的意义，便要求有相应的结构。而同一语型，结构关系不同时，要求嵌入的字的的关系不同。如：当第一个 V 与第二个 V 嵌入的是同一个动词并且是单音节动词时，它便可能属于推断 A(爱 V 不 V<sub>1</sub>)或推断 B(爱 V 不 V<sub>2</sub>)，具体的意义由它在句中所扮演的语法功能而定，如例①、②、③、⑥与例④、⑦中的“爱 V 不 V”虽属于同一种情况，但意义不同。另一方面，只有当第一个 V 与第二个 V 嵌入的是不同的单音节动词，并且这两个动词在语义上相似，能共同表达某个意义时，它才属于推断 B(爱 V 不 V<sub>2</sub>)。

#### 4. “爱 V 不 V”结构的语篇文体特征

任何一种体裁都有其相对应的文体，而篇章的组织形式可以直接表现文体的特征。“爱 V 不 V”结构在语篇中的文体特征表现特别明显。

##### 4.1 高度精简、省略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言语交际却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动态过程，有许多复杂的制约因素。人们为了追求交际活动的完美有效，总是不遗余力地化解消极因素，挖掘提炼积极因素，不断利用现有的语言材料最大限度地创造出各种合乎表意需要的语言形式。“爱 V 不 V”句式的出现也正是语言创造性所表现的一个方面。

汉语言文字的意合，使其能够以简驭繁，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大的信息量<sup>[4](P91)</sup>。这样，虽然字数精减了，但要传达的语义信息并未减损，而且给文章增添了一种新的风味，提高了交际的效果。如“爱 V 不 V”仅仅四个字，不但包含了两种语篇意义，并且每种语篇意义都在讲究用语精确的同时，大量省略，“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它的使用，使得文章间的文字疏密相间，活泼多变，不但免去了使用“如果爱……，那么就……；如果不爱……，那么就不……”或者“像是……又不是……”的平板呆滞，枯燥乏味，而且这些简洁、清晰的文字表达必然产生结构紧凑的语篇衔接效果。

##### 4.2 高度口语化

由于“爱 V 不 V”句式中语篇衔接的方式，

充分显示了其非正式的文体风格。

某种特定的体裁，总有其独特的文体风格，而各类体裁的语篇的文体特色就体现在它突出的衔接方式上。张德禄明确指出：“语篇的衔接机制可以表现语篇的文体特色，特别是由语篇的语境中话语方式所决定的文体特色。”<sup>[5](P5)</sup>在“爱 V 不 V”句式，省略衔接是其最重要的衔接手段。虽然省略存在于一切文体之中，但总的说来，在对话和口语中多些，在书面语和正式文体中少些。由于句中大量的省略，不但出现在句法方面，还出现在联结方面，给篇章赋予了一种灵活多变、简洁生动的语言特色，这在某些文体，如散文、新闻报道、说明文、科技文、函电等正式文体中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只有口语交谈中，并且在适当语境下，才有它存在的可能。

其次，词与文体关系密切，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曾给文体下过定义：“把恰当的词用在恰当的地方。”<sup>[6](P55)</sup>由此可见词的选择对文体表达非常重要。正如在法律，外交文书中必然使用正式语，在医学书籍中要用拉丁语，在学术讨论中要用正规的术语，而在日常会话中则要用简单、随意的语言。在“爱 V 不 V”中，对“爱”字的理解是比较随意的。“爱”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如下：(1)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2)喜欢：爱看书；(3)爱惜：爱护，爱公物；(4)常常发生某种变化：爱哭。而在“爱 V 不 V”推断 A 中，“爱”可以理解为“喜欢”、“愿意”也可以理解为“想”；推断 B 中，“爱”则完全脱离了其字典中的意义，变为副词“像”。由此看来，它对词义的选择并不严谨，具有随意性。且原句中使用的动词，它都是口语中经常出现的短小、简单、易懂的词，如“爱干不干，爱讲不讲，爱去不去”中的“干”、“讲”、“去”等。

再次，“爱 V 不 V”的韵律特征，也充分显示了其非正式文体的文体特色。

通常说来，四字格一般有下面两种重音形式：

- a. [轻中轻重]
- b. [中轻轻重]<sup>[7](P27)</sup>

一般口语形式的(或打趣、拟声)四字格适用 a 式的重音格式。正式场合，庄重词汇，都采用 b 式重音格式。“爱 V 不 V”的口语句型配合上 a 式重音格式后，它的语义语用特征才更能充分的表现出来。

## 5. “爱 V 不 V”结构的语篇认知功能

### 5.1 认知推理

心理连贯是建立在对话语最佳相关解读基础上的心理语篇的连贯<sup>[8](P15)</sup>。语篇的衔接有助于心理连贯的形成，然而有些时候，语篇中的衔接手段并不足以让读者建立心理连贯，这就需要认知推理来补充，来解码。“爱 V 不 V”句式中，省略的运用，信息量的缺式，致使语篇本身的连贯程度降低，于是对它的解读就需要更多的认知推理。认知推理一方面依赖句子的语篇语境，一方面依赖交际的情景语境，由一系列的假设构成的认知语境<sup>[8](P14)</sup>。例如：

⑧ “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晚上咱们看电影去吧！”

“晚上我得做功课。再说……”

“你爱去不去！”<sup>[1](P6)</sup>通过对语篇的分析，结合文章的语境，可以推知重点落在“去”或“不去”的选择关系上。而“去”或“不去”的前提则是“爱去”或“不爱去”，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两组选择关系复句。如此以来，句子成功解码成“如果爱去就不去，如果不爱去就去”，心里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应运而生。这说明当语篇的衔接手段缺省或不足时，认知推理对语篇的衔接和连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 5.2 语篇所承载的心理因素

任一语篇的建构既是一种言语活动，又是一种认知心理活动，从而它可以包含某种语气，并表达特定的情绪。通过对“爱 V 不 V”两种推断语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结构包含了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漠视和不满情绪。

为了进行比较，首先我们试把推断 A(爱 V 不 V1)放入问讯或关心的语境下。

如当吃饭时有客人到访，主人可能会说：

“吃了吗？如果爱吃就(再)吃点，(如果不爱吃就不吃了)。”(括号内为可省略内容)此句表现了主人的热情好客。

但如果我们把句子换成，“吃了吗？爱吃不吃！”则明显包含了主人对客人的不满甚至讨厌心理，与句子语境格格不入，所以推断 A(爱 V 不 V1)不能出现于表示客气关怀的语境下。

而把它换入另一语境时，如例①中夫妻俩吵架时：

杜梅：“爱打不打(饭)，不吃也可以。”

此时的“爱 V 不 V”用得恰如其分，但如果把它换成“你如果爱打饭就去打饭，如果不爱打饭就不去打饭，不吃也可以。”既会让读者觉得句子冗长枯燥，又表达不出该种语境下人物应有的心情，从而扭曲了说话者的原意。

另外，在推断 B 中：

⑨ “林宇霜没告诉你吧？”我问江婷，“告诉啦。”她爱理不理地说。(高昀《七个大学生》)

⑩ 神情漠然的酒吧女乜了他们一眼，爱理不理地指着柜台角上一块玻璃牌，仅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玻璃牌上写着几个字：“请用外币对换券”。(刘舰平《小说三题·可口可乐》)

这两例中“爱 V 不 V”的使用，也表现出了说话者对听话者的冷漠、轻视态度。

## 6. 结论

本文分析了“爱 V 不 V”结构的两种语篇意义以及语篇章衔接在这两种语义情况下的各自体现。其中省略衔接作为最主要的语篇特征，决定了它非正式的文体风格。同时充分的认知推理，也使得“爱 V 不 V”结构即使在高度精省的语篇情况下，读者仍能对其产生足够的理解，从而构成了连贯的心理语篇。这种语篇的应用，体现了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漠视、不满等心理反应，从而构成了语篇的现实意义。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张卫国. 四字句型及其应用[M].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89.
- [2] 黄国文. 语篇分析概要[M]. 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 [3]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 [4] 冯巧妮. 形合、意合的英汉对比与翻译[J]. 南开大学学报, 2005, (4): 92.
- [5] 张德禄. 衔接与文体[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10): 5.

